

西安旧事系列丛书

老西安 街村

老西安街村

老西安，中国历史的后花园，民国以迄解放后的西安更是花枝绚烂。《老西安旧闻》《老西安街村》《老西安物事》三书将带你经历一场旅行，重温充满温情的民间记忆……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旅游出版社

老西安旧闻

老西安街村

老西安物事

【

带领我们体会过去现在

带领在西安生活的诸

旧时回家的路。回访南

西北大街小巷……出

灞之滨、阿房旧址、龙

首塬上、终南山下，走村进寨，

出入老民居，聆听老掌故。那座

述不尽的老西安宅院，每一处都

是家的栖居地，是草根民众安身

立命、作息求生的庇护所。老街

老巷老村老镇，一路走去，雪泥

鸿爪，依稀可辨。人性各异的众

生相，一一滑过。

有一种情愫叫做怀旧。



木光書坊

ISBN 978-7-5418-2792-1



定价：28.00元



老西安街村

于佳彬 王民权

王虹 艾克利

田克恭 田荣

刘兰芳 刘海客

刘莉 李健彪

杨远辉 吴汉兴

宗鸣安 赵永

赵启慎 金石

封五昌 谢文惠

葛慧 戴天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西安街村 / 田荣编著. 西安: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7-5418-2792-1

I. ①老… II. ①田… III. ①西安市—地方志 ②村落—概况—西安市 IV. ①K294.11 ②K92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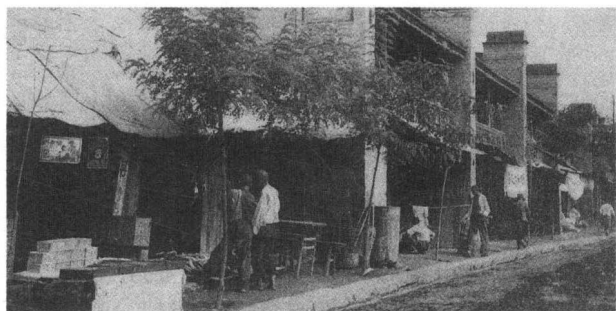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20841号

老西安街村

责任编辑: 乔文华
出版发行: 陕西旅游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科技二路66号
邮 编: 710075
电 话: 029-88315423 88338341
经 销: 万邦图书城
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9.75
版 次: 2012年2月 第1版
印 次: 2012年2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8-2792-1
定 价: 28.00元

△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本公司更换



序

“六经皆史”，不仅如此，“诸子百家”何尝不是史？说到底，生存在地球上的万户千家，芸芸众生，也都应纳入史乘之列。帝王的家谱、皇室的“断烂朝报”，是史；平民百姓的家谱与一日三餐、日出夜息，也同样是史。之所以都为史，是因为它们莫不由两个因素构成：一是均为实践着的社会人类；二是人的社会实践是通过时间的链条显现的，而人在时间链条上的显现便是历史。由于人类在时间面前是平等的，因之，历史便是平等的。正如同在天赋人权面前，人人平等一样。故不论是高为帝王贵胄，还是低为平民草根，都是平等的。因此，帝王史和平民史，便具有同样的存在价值。然而，不可否认两者对历史所起的作用和作用的具体方面以及着眼点的不同，才产生了轻重的分别罢了。

在《老西安旧闻》《老西安街村》《老西安物事》书中，既有“二虎”关于西安反围城之争这等大事的记载，更有对“西安事变”改变国家历史发展走向这一历史事件的描绘。在这部书里，既再现了游走在小街陋巷的贩夫走卒与引车卖浆者流，及其招揽生意的叫卖声，又不曾漏写那诱人的牛羊肉泡馍的醇香。它既突显着社会统治阶层运筹帷幄的权谋与思虑，又不曾忽略黎民百姓的缺米断炊悲凄哀号。可以说这就是西安和西安的历史，是英雄与平民共存的人类社会，是西安和西安近代社会全貌的写真了。我对《老西安旧闻》《老西安街村》《老西安物事》的出版，表示祝贺的原由也还在这里。

余树声

2011年5月

序// 余树声

城内

皇城// 002 南院门（一） // 009

南院门（二） // 021

东大街// 026 南大街// 043 西大街// 057

北大街// 089 安宁巷// 105 建国路// 110

柏树林// 114 景翼路// 129 卢进士巷// 134

西羊市// 138 郭签士巷// 153 桥梓口// 156

王家菜园// 160 玉祥门// 162 红埠街// 166

七贤庄// 168 难忘的城西北角小巷// 177

城外

东关// 188 南关// 209 西关// 219 北关// 227

灞桥镇// 239 子午镇// 246 三桥镇// 251

草潭镇// 256 路家湾// 261 山门口村// 268

三兆村// 274 后围寨// 281 湖北庄// 289

后记

跋// 刘兆英

老西安街村 // 城内 // 002-185

皇城

昔日，老西安人口头中讲到的“皇城”，就是现在的新城，又称为新城广场，它在市中心区，是今陕西省人民政府所在地。

皇城（新城）一度又称为红城。红城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刘镇华“围城”之后，国民联军总部对西安皇城的称呼。次年7月18日石敬亭任省府主席后，又改其为“新城”。红城前后存在约半年时间。关于红城名称的来历，尤其是这个名字究竟是谁人所起，历来说法不一。

《西安通览》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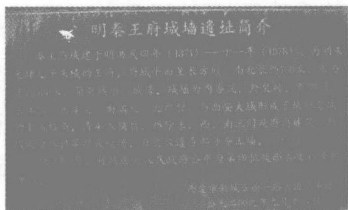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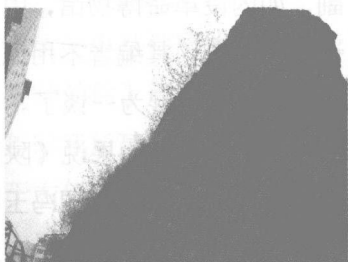
1927年1月9日，根据于右任的建议，总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把昔日的皇城改建为“红城”，“红城”遂成为这一时期西安的代称。

《西安历史地理研究》（吴宏岐著）称：

1927年1月9日，根据于右任的提议，联军总司令部开会决议将西安“皇城”改名为“红城”，以示革命。

两书观点大体一致，从出书的时间看，很有可能后者抄袭前者，但是我看了好多资料，都找不到其原始出

处，所以到底是不是这个时间，我虽觉有理尚不敢最后断定，不过《陕西省志》说的1月15日肯定是错的。因为1927年1月14日《新秦日报》所发《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筹备追悼死亡将士及死难人民》的消息，已称追悼筹备会1月13日第一次筹备会上决定办法六条中，



明秦王府城墙遗址简介

其第三条就是“地址皇城（古皇城）”，倘如省志所云是1月15日决定的，这报载白纸黑字该如何解释？显然不通之至！推其所以致此，想必是依据《新秦日报》1927年1月17日《皇城改建红城》的如下报道：“总部前日开革命大祭筹备委员会时，曾议决将旧皇城改建为红城，内设革命博物馆，以为革命成功之纪念馆，内陈列关于世界及本国各省暨本省之革命事物；于中设立中山俱乐部；红城北门外置地一顷辟为公园，设置公墓。并闻于氏暂让红城为冯总司令行辕，另移总司令部于南院门省议会或省署云云。”殊不知正如报道标题所示，这天报上说的是“皇城”改建“红城”，而不是“皇城”改称“红城”，一“建”一“称”，所差远矣：后者只是说把名称改一下，前者则是内容上也要名实相

副，如内设革命博物馆，中设中山俱乐部，北边再置地设一公园等，其编者不用说是误读文献，模糊了其中的界限，把两者混为一谈了。

再看史实。如果说《陕西省志》所讲时间缘于对文献的误读的话，其所谓冯玉祥倡议改皇城为红城，则不仅于理不通，而且考史无据。理由如次：

第一，西安之围，毫无疑问为冯玉祥所解，但解围之时，冯玉祥并不在西安，解围之后，冯玉祥也因军务关系迟迟未来西安。他到西安的时间，据1927年1月28日《新秦日报》所载“国联总司令冯玉祥氏，前日下午三时抵省”一语推算，为当年1月26日。在此之前，他一直是在后方军中，尽管“自游莫回来后，他的思想的确是很大的进步，很‘左’倾”（1926年12月9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载《国民二军工作中应注意之事——给魏同志的信》），1927年春“仍标榜自己坚决革命，甚至讲‘我到死了以后，剖开来看，细胞也是红的’”（《冯玉祥在陕西》载方仲如《我在冯玉祥部队的一段经历》），对陕西国民革命的迅猛发展不无特殊的贡献，西安当局似不会也无须以此具体之事相扰，他按说无暇也不会分神顾及如此具体之事。何况，至今尚不见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有此倡议。后来的红城改名新城，石敬亭（国民党著名将领，1911年参加滦州起义，解放战争末期，石敬亭由重庆去台湾，被聘任国民党“总统府”国策顾问。）不用请示就能定点儿，大概也

能说明这一点。

第二，冯玉祥本人不曾承认此事是他所为。其《我的生活》第三十七章《郑州会师前后》写道：“我到西安，仍是住在旧皇城民十一年时我所建造的督军署中，省政府另设他处，此地已由于右任先生改名为红城（后来石敬亭同志为陕西省主席，又改名为新城）”，就明确地将“功劳”归于于右任名下，并且说他到西安之前皇城就已经改称红城了。

所以，无论是冯玉祥本人的“夫子自道”，还是当时的客观条件，都说明皇城之改名“红城”，根本与冯玉祥无涉，而是恰如武复兴《汉唐长安风采》所说，实乃当时主持陕西军政的于右任先生所为。关于这一点，1927年考入国民联军军官学校、后为省文史馆馆员的庞齐先生在《一九二七年冯玉祥在陕西》（载《冯玉祥在陕西》）一文中说得十分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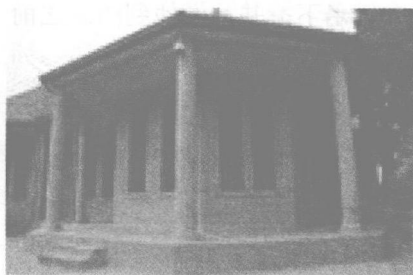
红城之所以能成为红城，这和冯先生当年改造皇城的措施是分不开的。但红城的命名却不是冯先生，而是当时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兼省政府主席于右任先生的构思。

先生这样分析：

从我研究于先生诗歌的想象，毫无疑问，这是于先生在他的杰作——《红场歌》和《克里木（姆林）宫歌》（红城、皇城的有机联系）的启发下而产生的这个非常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实际——国共真诚合作——以红城命名的英雄称号，以与苏联的红场东西

相媲美。

揆情度理，先生的这个分析，既有实证之支撑，又有逻辑之基础，应该是很有道理的。人所共知，“于右任主持陕西军政大计以后，放手起用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魏野畴、邓小平、史可轩、刘志丹、宣侠父等，都曾在国民军联军及其驻陕总司令



皇城内的黄楼，旧年时省长（主席）办公处

部担任要职。古城西安以及三秦多数地区，其实堪称‘赤化’之区。

工、农、兵、学、妇等进步团体，像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国民军联军除

出兵潼关，策应北伐，还利用西北初定的机会，办了不少训练班，宣传进步思想，培养革命人才。当时的许多机关团体，每会必唱《国际歌》。于右任先生还亲笔在皇城广场南墙书写了‘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卖国军阀！’的醒目大字标语。钟楼也被刷成了红色，皇城被改为红城，真可谓‘红天红地’，革命气氛十分活跃。”他有过亲赴苏联请冯的经历，有过对苏联的向往和对列宁的景仰，的确不乏改皇城为红城的思想基础。这在其当时若干咏苏诗歌中都可以反映出来。请看其《克里木宫歌》：

君何事来翻吊古，克里木宫矜一睹。置身赤色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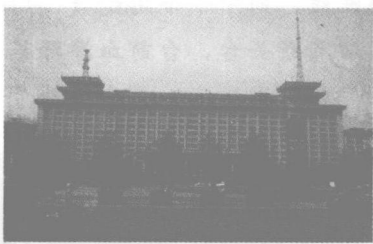
斯科，结习不忘真腐腐。世人莫误悲铜驼，请述怪异作哀歌。宫内教堂即坟墓，历代皇室铜棺多。沙皇铸钟巨无仿，更制巨炮长盈丈；炮无人放钟不鸣，两都红旗已飘荡。故宅既作苏维埃，遗民复袒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竟成功，新旧世界由此划为两。吾闻革命之时经剧战，宫内宫外两阵线，列宁下令用炮轰，门内白军方自变。又闻宫门旧有断头台，台前血渗野花开，台上杀人城上笑，百年骈戮真堪哀。自今门外号红场，功成之后葬国殇，列宁以下殉义者，一一分瘞傍宫墙。宫墙兮墓道，墓道兮多少，上悬革命之红旗，下种伤心之碧草。悠悠苍天我何人？万里西征头白了。

再看其《红场歌》：

中山已逝列宁死，莫斯科城我来矣！遗骸东西并保存，紫金红场更相似。每日排队朝复暮，争看列宁人无数；我亦□□诣红场代表人类有所诉。一片红场红复红，照耀世界日方中。列宁同志何曾死，犹呼口号促进攻！噫吁嘻！东方羈束难自解，吾党改造君犹待。君之主张东方民族久已闻，君之策略东方之事莫能改，何况共同奋斗救中国，中山遗命赫然在。转悔当年起义早，方法不完得不保；如今愁苦呼声遍亚东，大乱方生人将老。头白伶仃莫斯科，惭感交并责未了；未了之责谁予助，至此翻思进一步。为全人类之自由而进征兮，解放东方之大任先无误。吊中山之良友兮，知取则之不远，信我党之必兴兮，夫孰荷此而无忝。惆怅兮将别，歌声兮哽咽。酬君兮全世界奴

隶之泪，莫君兮全世界豪强之血，献君兮全世界劳动人民之铁链，奏君兮全世界历时之灰屑。君之灵兮绕世界而一视，中山之事与君携手而并进兮，时不久兮全设。红场歌兮声悲彻！

诗中又是“置身赤色莫斯科，结习不忘真腐腐”



今日的新城广场是陕西省人民政府所在地

的，又是“一片红场红复红，照耀世界日方中”的，甚至竟生“吊中山之良友兮，知取则之不远；信我党之必兴兮，夫孰荷此而无忝”

之想，使人无法不相信“皇城”之改为“红城”，当属其情之所至、水到渠成之举，于情、于理、于史，顺理成章，圆融无碍。省志妄说“红城”之名系冯玉祥倡议改的，毫无疑问是郢书燕说、张冠李戴了。